

苦瓜

薛思雪

我爱吃苦瓜，母亲爱种苦瓜。

确切地讲，因为我和父亲爱吃苦瓜，母亲而喜欢上种苦瓜。

母亲喜欢吃香甜的瓜，她最喜欢种的是香瓜和黄瓜；而我喜欢吃苦的瓜果，苦瓜和苦菜之类是我的最爱。苦瓜，在母亲眼里是瓜，而在我的心里是菜。以往母亲总是要等苦瓜成熟之时，才肯采摘，朵颐里面又红又甜仙露琼浆般的瓜瓤；而我总是喜欢在青绿半熟之时采摘，享用外面又青又绿翡翠玉石般的瓜皮。

儿时的记忆里，我父亲是最爱吃苦瓜的，尤其喜欢吃菜干炖苦瓜汤，一餐都要小脸盆般的一大碗；而我那时并不喜欢吃苦瓜，只是跟母亲一样喜欢吃熟透的苦瓜瓤。那时老家的小院里，一到夏天，葳蕤的苦瓜枝蔓爬满了棚架，蔓延了整个小院，其手掌状的绿叶铺满浓荫一片，星星点点的黄花，点缀在葱茏翠绿之间，泛起清新的郁香，沁人心脾。为此，母亲总是留一些硕大的苦瓜一直不摘，让其那么老着，一直挂到秋风起时，越老，它们里面的瓤和籽越红，红得像玛瑙，像热血，像琼浆，像燃烧的落日。等到其自然地涨裂一大口子，翻露出绯红诱人的果肉，似娇柔羞怯的绯红月季，绽放着生命的鲜艳。熟得随时有掉落的时候，母亲才把它给摘下来，当我掰开苦瓜，兴奋地注视着这两片像船一样盛满了鲜红欲滴的瓤和籽瓜时，母亲总是露出幸福的笑容，仿佛那是她精心劳作的杰作，让我在那段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年代，感受到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

而我真正与苦瓜结缘，应该是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记得那时，在夏日日落时分，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便下水游泳洗澡了。那时，河里有很多牛虻和野蜂，最喜欢蛰咬我们这些在河里游泳的小孩子，如果给野蜂和牛虻一蛰，马上就红肿起一块大疙瘩，奇痒极疼无比。这时，母亲立马在

院子里摘了一个小苦瓜和苦瓜叶，捣碎后，将苦瓜汁水涂在红肿处，每隔一段时间就擦一次，据说是起到消炎止痛的效果；而且，母亲还会清炖或清炒一些苦瓜给我吃，一两天后，红肿就逐步消失了。记得，第一次吃苦瓜时，刚吃到嘴里，没等到细嚼，一股清苦辛涩的滋味，充塞满我的味觉，实在有些难以下咽，差点吐出来。那时作为1961年初中毕业的在村里最有文化的父亲会不时的风趣地开导我：“不吃苦中苦，怎知甜中甜呢？咀嚼苦瓜，一如品味人生，慢慢细心地品尝苦瓜的过程，就是品读人生先苦涩后甘甜的为人历程啊。”于是我半领悟似得点点头，细心轻慢地咀嚼着青涩的苦瓜，一阵涩苦味过后，唇齿间渐渐溢出一丝清新的醇厚，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牛虻野蜂一次次的叮咬，我一次次的吃母亲精心炖煮的苦瓜，一次次神奇般的消肿止疼。自此，我对苦瓜有了极好的印象，渐渐喜欢上了吃苦瓜了。于是，凉拌苦瓜、苦瓜紫菜、清炒苦瓜、苦瓜炒鸡蛋、苦瓜茄子、苦瓜肉丝、蛤蚧苦瓜汤、苦瓜虾汤、苦瓜排骨汤等等，一直伴随着我往后的日子，成为我最爱的菜肴。但我心中最喜欢的依然是凉拌苦瓜，喜欢那份不掺任何杂质的天然苦，天然的可口。近来，我尤其喜欢酒店里的新出炉的“冰镇凉拌苦瓜”。记得那天第一次看到“冰镇凉拌苦瓜”时，我的心就给她俘获了。洁净柔滑的白瓷盘，晶莹剔透的冰块，翠绿莹亮的瓜片，只看一眼，心里便感觉清爽许多，再细看那片，细细弯弯的，低眉内敛婉约，像极了一弯清秀淡雅的柳眉，翠绿雪肤，眉下一双翦水秋瞳盈盈有韵……好意境好情致的绿眉啊，那一刻，莫名的，我为这“绿眉”的突发奇想命名而暗自窃喜，此后，愈发对外表毫不起眼的苦瓜心生好感。

父亲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能吃，他曾一口气吃过两斤米饭，一次吃过二十个粽子，二十条冰棍。此外，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世时，特喜爱吃苦瓜。每年夏秋

亲啥意思？

哎嗨，这个怎么解释？我说，这是歌曲里的唱法，就是很亲的意思。

子曰撇撇嘴，眼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显然对我的答案不满意。

好嘞，象行吧。

鼻翼里满是煤的味道，作为南方人实在是不习惯啊。

会不会中毒？子曰不等我回答，却已摸出口罩戴上了，说话声模糊得很。灰色的路旁，一堆堆黄土，让人想起了老家的椅子墓，人的一生精彩不同，死法也各不相同。

不见水稻，“稻草人”还在，因为玉米要熟了，呵呵，山西的玉米是要比河南低的，子曰瓮声瓮气地问，是因为水分不够吗？天知道。

树林里惊起一群鸟，细看是麻雀，却与南方不同，南方的麻雀是瘦削型的，飞出去像一枚枚子弹，这里的麻雀却圆滚滚的，飞起来忽上忽下。啥意思？子曰说，我知道，北方冷啊，麻雀自然要多长一些脂肪和羽毛。

有理啊，这个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路旁的树叶也落得猛，唰，飞过眼前，再细看，猛然见到一座三米高的山，哪是山？古人的坟墓嘛。

远处一架飞桥，直通南北，车，若在天上飞——车轨不过是黄土上搁一双筷子嘛，远处绿皮火车恍若一只鸟，雁吗？不知道。

阔极的河滩地上长满了一朵朵蘑菇树。子曰说，一朵朵绿色的棉花糖。好形象啊。三年前，他在阿里见到冈仁波齐就有一个好比喻：“好大好大的冰淇淋”。

山顶偶尔也长一朵绿色的棉花糖，细细瞧是烽火台。冷不丁冒出来一间屋，贴在山上，像块石头不动，大风吹，也不动。

车停下来，集体小便，山黄黄趴着，屋黑黑趴着，一只狗半黑半黄趴在屋前，还有

时节，母亲都会经常从小院里摘下沾着露珠的鲜嫩的苦瓜，每天变着花样凉拌、爆炒、闷煮和清炖苦瓜菜；饭桌上，父亲每餐必不可少一盘或一碗苦瓜菜，就着醇香的小二两宜山老白干，乐乎悠哉地享受着清贫恬淡的日子。在苦瓜的棚架下纳凉消暑，偶尔听严肃的父亲讲述故事，也是我儿时极为渴盼的温情。清凉的棚架下，我细嗅着苦瓜成熟过程中满溢而出的阵阵馨香，虔诚地听父亲讲叙苦瓜的生命真谛：“你说苦瓜苦，我说苦瓜甜，甘苦任你择，不苦哪有甜；苦瓜无论与哪种食材搭配着同炒同煮同炖，绝不会把苦味传给对方，因而被誉为有君子之德，有君子之功的“君子菜”之称……”那时的我，莫名的喜欢“君子菜”这个富有意境格调高雅的名字，“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义以为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朦朦胧胧有如是的感受，苦瓜的特质，一如清苦艰难一辈子的父亲的写照，平平淡淡一生，清悠苦乐一世。怪不得父亲这么喜欢吃苦瓜，大概是苦瓜最质朴纯美的本质——漫长一世的苦涩清淡，守望最终的苦尽甘来的生命特质，已经融入到父亲的血液中了。父亲平凡苦辛的一生，如同苦瓜那一次生命的轮回！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瓜果苦后甜。

苦瓜，其貌不扬的外表下却拥有着一颗水晶心。不以己苦为苦，把苦视为营养，以苦为乐，宁苦无悔，即使生活给予它的不是快乐，也可以自己制造快乐。无私，是它最大的快乐源泉；无我，是它的最高精神境界，独自承受，安静生长，无愧于阳光雨露，无愧于清风朗月，更无愧于脚下肥沃的土地。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苦瓜是最苦的，也是最有味的。苦瓜，具内涵的瓜，达尔文说：“自然一有机会就会撒谎的。”认识自然如此，那么，认识瓜，认识人，认识社会呢？

苦瓜人生，活出了一种境界，一种精神。

苦瓜青菜试复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一生，我已深深地恋上了苦瓜。

坐在风里，荒草将我掩埋

□李国坚

(一)

坐在风里，荒草将我掩埋
回到大地深处的安详
悲凉萧瑟的风无助地摇晃
每一棵枯瘦的草
甜美的梦——
来自大地的芳香
吟游诗人在这里驻足
他躺下身体，安顿好灵魂

(二)

孤独，站成了一棵树
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
早过刀剑的交锋
甚至，文字的刻画
降落在脚下，荒凉的土地上

孤独，站成了一棵树
双膝着地，跪伏在你的怀里

(三)

风和雪在路上
阳光笼罩的土地，金色流淌

每一寸肌肤里
苍凉，像一把刀被埋藏

活着赞美秋天的生
死亡，已恭候多时

(四)

漫步，独自漫步
不知道，前路通向哪里
秋色诱人……

回头看，身后的树
依然漂亮
叶子覆盖了脚印

听水声划过耳膜
一只鸟
仓皇地落在草丛里

此刻，忘记一切
秋叶的馨香直抵心肺
弥漫在辽阔的荒野

此刻，阳光温柔
明媚如同你的眼眸
在心的深处……

(五)

与你不相识，我们擦肩而过
风，将我们扯开距离
越来越远，甚至我
——已经忘了那个瞬间
无数的日子埋伏在偶然的两侧
埋葬，原来有窒息的感觉
我俯身捡起
——你掉落在人间的呼吸
馨香，足够温暖我余生的寒凉

与你不相识，我们擦肩而过
或者，我试探着问了你的名字
你骄傲地回答，她是爱情

记一次有意义的旅行

亚丁

一路灰，往北，至赵至燕。

吕梁的山如斧斫，用墨不均，留白太多，人在走，山跟着走。

山间少人，牛羊骡马倒不少，稠密的玉米地里就有一头歪脖子骡子，豁着大嘴巴朝你笑，打了一个响鼾，又回头朝你笑，我也笑，笑过了，抬头看远处，山梁上一棵招风树，有点妩媚。

想起了那些背井离乡的古人，忍不住就想吼一吼。

胡天八月没有雪，风里却已经有了雪意，问了一个本地人，这个时候，几十年没见过雪了。山间，没有人唱走西口，那就自己吼几声吧。当唱到“走走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我竟然也有些想哭了。

我让刘师傅唱一个，刘师傅嘿嘿地笑，我这嗓子破锣碎鼓，拉不起来。

子曰说，师傅，破锣碎鼓好呀，要的就是那种感觉嘛，拉一个，拉一个。

刘师傅犟不过我们，就张开嗓子拉了一个：

隔山那个隔水呀

哎嗨亲亲

不隔呀那个音

山曲曲那串起了

哎嗨亲亲

……

……

好，太好了，原汁原味啊！子曰已经拍手跟着哼了起来，我听着怪怪的，民歌嘛，一般都是情歌，给一个小孩子哼起来，总是不对劲啊。

刘师傅却说，后生不赖啊。

子曰眼珠子晶莹得很，怪怪地问，父亲，亲

树哗啦啦响，不知道什么地方。路口一个赶黑驴的，上瞅下瞅，豁着一个大嘴巴慌慌问，你们哪里来？不好说，也不必说清楚，我只应付着说“很远”。

南方调嘛。赶驴的念了一声过去了，那驴无趣，冷不丁放了一个响屁，算是对我含糊其词的抗议。啊啊，我突然变成了“很远的人”。

终于捱到了宁武关下，夕阳正要下山，倒添了一些苍凉。在九百户巷，又是一屋子一屋子的煤，至于关口上的那个土墙，什么年代，谁建的，干什么？却是谁也讲不清子丑寅卯了。正应了那句话：河南看古人，山西看土堆！

进关下的县政府撒了一泡尿，保安一脸笑容地指出卫生间的位置，难得啊。这里的人与这里的土地一样实诚。

子曰捂着鼻子闻，晚上吃什么？

我说，你没得选择，有啥吃啥。

找了关口一小店，三个服务员拢着袖子缩着身子在门口晒太阳，哦，太阳已经下山了，那就是在晒黑嘛。

店小二，来碗筱面（就是筱面，他一直没改过来）。子曰的气势颇有些江湖好汉的样子，他是否感觉自己来到了古代？

店小二颤颤前来，要不要酒和肉？

子曰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啊好啊。

晚了，找了个小旅馆，子曰嘟囔着，父亲，我们仿佛来到小人国。

怎么啦？

我的大屁股放在马桶上，满满的。

哈哈，小旅馆的格局是小了点，却也没有那么夸张吧儿子？

一宿无话。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对我，对子曰。

创作